

那时 花 不 开

简
丹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47.5

4211

C11-3

那时 花 不开

简丹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时花不开 / 简丹著. --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106-04927-0

I. ①那…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9330 号

责任编辑: 张莉莉
封面设计: 李 爽
版式设计: 魏玲玲
责任校对: 刘 洋
责任印制: 庞敬峰

那时花不开
简 丹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4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927-0/I · 1230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3
第五章.....	031
第六章.....	039
第七章.....	046
第八章.....	055
第九章.....	063
第十章.....	072
第十一章.....	079
第十二章.....	089
第十三章.....	097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3
第十六章.....	123
第十七章.....	133
第十八章.....	145
第十九章.....	153
第二十章.....	161
第二十一章.....	167

第二十二章.....	175
第二十三章.....	183
第二十四章.....	191
第二十五章.....	199
第二十六章.....	207
第二十七章.....	215
第二十八章.....	222
第二十九章.....	231
第三十章.....	236

第一章

1

M市的6月，白昼和黑夜都冒着热气，只有早晨这会儿，太阳遮掩着脸，羞羞答答准备出来的时候，气温最凉快，不用说，这时正是睡觉的好时光。

江东北路，石化住宅区一栋普通的家属楼里，童小建还在酣睡，六点半刚过，床头的电话声便将她从梦里吵醒。童小建本想赖着不接电话，可是母亲在外头说：

“小建，你的电话。”

童小建翻身，不耐烦地拿起话筒。

“喂！谁啊？”

童小建的声音本来就大，这会儿更是大得不得了，她正火着呢，谁这么不识趣啊，炎炎盛夏，夜里睡不着，难得清晨这会儿睡个好觉，却被这个可恶的电话吵醒了。

童小建正想发火，电话那头传来周天软绵绵的声音：“姑奶奶，你说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吓坏小弟我了。”

原来是周天，童小建的声调马上降了下来：“是你啊，有事吗？”

“没什么事，想请你饮茶。”

“没事这么早请我饮茶？你少装吧。快说，究竟什么事？”

“真的没什么事，真的只想请你饮茶。你知道啦，今天是星期六，我不需上课，一个人在家无聊得很，想找个伴一起去吃早餐。”

童小建知道周天一定有什么事，而且需要自己帮忙，要不他不会这么早打电话来，这么好心请自己饮茶的。但他既然不说，她也不想再问。她看了看床头的闹钟，张大嘴巴打了两个呵欠。

“饮茶就饮茶吧，反正已被你吵醒，也睡不着了。”

懒洋洋地在卫生间洗漱完毕，换了衣服，随使用梳子梳了两下头发，拿起牛仔背包，童小建准备出门。母亲在厨房里探出头来：“一大早的，去哪里？”

“去饮茶。”童小建有气无力地说，仿佛还是在梦游着一样。

“是和周天一起吗？”

“刚才你不是看来电显示了吗？”童小建有些不耐烦。

“你少些和周天在一起。你已经 21 岁了，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整天和他粘在一起，旁人会以为你们在拍拖呢。”

“妈，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以前一直是邻居，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都是同学，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人家现在在读大学，我在家待业，这可能吗？”童小建一边气冲冲地说，一边出门。母亲追在身后，情绪有些激动：“现在知道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差别了吧？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停了会儿，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读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的大学生通街都是，何况只是一所三流大学的大学生。别说他瞧不起咱，就算来求，我也不会答应！他周通的儿子算什么，不就老子单位好，多俩钱吗。”

母亲的话令童小建有些恼火，不是恼火她，而是恼火自己。她不得不承认，精明的母亲看穿了她的心，她的心里的确是装着周天。可是，她也明白，自己和周天是不可能的，她不是周天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在周天的心里，她永远是他的邻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只是这个伙伴比别人的关系要好一些，要亲密一些罢了。

在底层的公共车库取出自己小小的 48 厘米助力车，童小建骑着它穿出小区，转入沿江路。时间尚早，路上的行人不多，路旁两排茂密的紫荆花树像巨伞一样，在她的头顶展开，拂在脸上清凉的风，渗着花香的味道。看着河堤上那些长势良好的低矮乔木，童小建突然有些怔忡，眼前这条长长的河堤，曾经留下无数她和周天走过的足迹。周天还在江东小区住的时候，几乎每个饭后的晚上，他都要叫上她，在这条河堤上走一走。或读书，或散步，或说些鸡零狗碎的事。一个爱说，一个爱听。说得最多的是周天，他总是在童小建面前说自己在家里的压抑，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不快乐，在他心里，童小建是他最好的哥们儿，对着这个哥们儿，他总会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可惜去年初夏周天的父母搬了家，搬家之后虽然周天仍常过来，但比起以前，次数少得多了。好伙伴的远离，令童小建感到了明显的失落，但她掩饰得很深，从不在周天面前表露这种情绪。童小建的性格有些矛盾，她外表风风火火，貌似刚硬，其实内里很细腻，甚至很脆弱。就像她和母亲说话的时候嘴上总是表现得很不耐烦一样，其实她心里是很爱母亲的。

15 分钟后，童小建到达夜龙酒店。刚走进大厅，老远就看见周天夸张地招手。

童小建二话没说，坐下，拿起桌上的包子就吃。心想，你周天不是说只想请吃早餐吗，那我就吃，吃到你自己开口为止。周天一边帮童小建冲茶倒水，一边口不对心地说：“哎呀，小建，我发现你这段时间皮肤白了很多耶，真是越来越漂亮了，简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哼，少来这套。童小建心里冷冷地哼了一下。心想，我就不说话，看你周天能吹到什么时候，你吹得越多，吹得越离谱，证明你心里越有鬼。果然，在一翻信口雌黄后，见童小建没什么反应，周天有些按捺不住了，他十指交叉，两肘支在桌面，欲言又止：“唉……”童小建装着听不见的样子，还是不说话。周天继续叹气：“唉，最近好烦，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是不是天气热？开空调啊。反正你爸是供电局的，用电不要交钱。”童小建装傻。

“好些天睡不着了，感觉心脏老堵着，可能得抑郁症了。”周天幽幽地说，完全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周天的语气一下子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童小建终于抬起头来：“到底什么事啊，让我们的周大少睡不着，吃不下。”一边说一边把一块榴梿糕夹进周天的碗里：“先吃早餐再说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周天叹了口气，夹起那块榴梿糕，塞进嘴里。

童小建还是慢条斯理地在吃，她知道周天有事，但她也知道不会是什么大事，更不会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正如妈妈所说的，周天做过的事很多，但没一件是正事。和他一起这么多年，她太了解周天了。她了解他，如同了解自己。

终于把桌面上的东西吃得七七八八了，童小建拿来纸巾抹了抹嘴，给自己和周天斟了杯茶：“说吧，出了什么事？”经过这么一停顿，周天反而不好意思说出口了。他开始支支吾吾：“是有些事，其实也不算是我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是谁的事？”童小建瞪着周天，加重了语气。她最烦周天这样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变得支支吾吾，缩头缩尾。

被童小建这么一瞪，周天顿时恢复了勇气，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你陪我去看一个人。”

“谁？”

“尤丽。”

童小建一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感觉胸部不适，仿佛有股气直往上冲：“去见她干吗？干吗要见她？我不想去，你想见自己去见好了。”童小建想也不想，冲口而出。

“去嘛，陪我一块去，好不好？”周天央求，声音软得可以挤出水来。

“不去，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去见那贱人，掉价！”童小建别过脸去，气呼呼地说。

周天起身，离座，来到童小建跟前，顾不得旁边那么多的食客，对着童小建作打揖作躬状：“陪我一起去吧，求求您了，我的好姑奶奶。”这是周天对付童小建的惯用伎俩，每次，当周天有求于童小建，当他对着童小建低头弯腰，细声细气地叫她好姑奶奶的时候，童小建总会忍俊不禁，咧嘴直笑，结局自然不用说了，总是周天阴谋得逞。可是，这次周天的伎俩不起作用了，童小建不为所动，那张脸依然生硬地绷着，没一点笑容。周天试图去拉童小建的手，被童小建用力甩开：“走开，少碰我！”声音很大，周围好些食客转过头来，诧异地向他们这一桌张望。周天有些尴尬，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脸色阴郁，不再说话。

两人就这样沉默着，呆坐，谁也不说话。好几分钟，周天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童小建终于坚持不住了，她转过脸来，看了看周天阴郁的脸，故作漫不经心地说：“为什么要去看她，她怎么了？”

见童小建主动开口，周天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他撇了撇嘴，以退为进：“算了，反正说了你也不会帮我的。”

“屁话，你周天哪回有事我童小建没帮你的？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快说吧，趁今天我有空，办完你的事明天好去办我的事。”

“你明天要去办什么事？”周天很好奇。

“明天我要去见工，自从辞了上次那份工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谷种吃完了，没饭吃了。”

“怎么会没饭吃，你妈不管你吃饭吗？别怕，就算你妈不管你还有我呢，需要用钱的话，尽管出声。”周天满嘴豪气。

童小建皱了皱眉：“我妈管得了我一时管得了我一世吗？你别忘了，你周天的钱也是你老子的，如果哪天你爸不管你了，我看你拿什么开饭。”

童小建的话令周天多少有些不爽，但他知道她没有恶意，也就习惯了。他拿起茶壶，给她和自己的杯子斟满水：“你能不能说些好听的话，像个

女孩子那样，哪怕是温柔一点点。”

“少来。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说吧，为什么要去找尤丽？”

说回尤丽，周天的脸色又开始变得不好：“尤丽她……她被学校开除了。”

“什么？尤丽被学校开除了？学校为什么开除她？”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童小建不禁吃了一惊，虽然她讨厌尤丽，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结果。

“她，她，肚子大了。”

“肚子大了？”童小建一下子明白不过来，她还在满头雾水地想着肚子大了是什么意思，这与学校开除尤丽有什么关系。

周天急了：“尤丽怀孕了，被人搞大肚子了，懂吗？死蠢。”

“这样啊？天哪！”顾不得周天说自己死蠢，童小建惊呼连连。

“好了，你都知道了。那你说，你到底陪不陪我去看尤丽？”周天急着追问。

“等等，尤丽肚子大了关你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要去看她？难道……难道是你……”

“屁话！我是那种人吗？你只说陪不陪我去就行了，其他别问。”

“好好好，我不问，我陪你去不就行了吗。”童小建真的不再问周天关于尤丽的事，虽然好奇心让她很想知道，但她也知道，周天现在很烦，如果问得再多，只能增加他的烦恼，她不笨，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

3

童小建用助力车带着周天，来到车站，把车放在停车场上锁好，然后和周天坐上了开往金沙镇的汽车。童小建的故乡是金沙镇，自小到大，父母经常带她回去。周天之所以叫她陪着一起去看尤丽，除了觉得童小建最哥们儿，她是金沙镇人也是一个原因。而尤丽，是在这个镇上长大的，土生土长的金沙镇人，被学校开除后，周天听说她回到了这里。

因为是星期天，车上的人特别多，童小建和周天被紧紧地挤在一起。闻着周天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体味，童小建第一次感觉有些紧张，虽然她和他经常在一起，也时常打打闹闹，但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肢体如此亲密地接触过。今天的周天穿着无袖背心和中裤，他半裸着的腿紧紧地挨着童小建的腿，赤裸的胳膊紧紧挨着童小建的胳膊，童小建偷偷看了一眼周天裸露的膝头和小腿，仅仅看了一眼，便赶紧收回了目光。周天那壮硕的腿和

腿上那些逐渐长成的一卷一卷的浓黑的毛，给童小建带来一种异样的冲击，她觉得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伴好像有什么不同了，这种不同，让她变得极其不自然起来，以至于不敢再像以往一样肆无忌惮。

周天上车后一直不说话，双唇紧闭，目光盯着车窗外，眼神忧郁而空茫，他完全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了，仿佛周围的人都不存在似的。周天这种神情，深深刺痛着童小建的心，她知道，他在想着尤丽。

尤丽，童小建不能想这个名字，一想这个名字，她心里又恨又痛。自从高二那年这个叫尤丽的女生转学来到她和周天所在的中学，作为插班生进入高二四班，童小建便失去了快乐的源泉。她变得不怎么爱上学，不怎么喜欢读书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的邻居，最亲密的伙伴兼同学周天，患上了单相思。他的整个魂，都被这个新来的同学勾走了。

周天喜欢尤丽，这是全班同学都知道的事，因为他喜欢得毫不掩饰。他给尤丽写过很多情书，给她送过很多精美的礼品，还在无数个下自修后的晚上，一路尾随，做过尤丽的护花使者。这些，在高二四班，都是公开的秘密。最早知道这些秘密的不是别人，正是童小建。而童小建并不是刻意想知道这些秘密的，都是周天，可恶的周天居然叫童小建做他的邮递员。他给尤丽写的那些情书和准备的礼品，都是叫童小建帮他送出去的。时隔四年，童小建依然记得帮周天做邮递员的那种感觉。当年，当她第一次接到周天授命，拿到周天给尤丽写的情书时，她心里无法遏止地升起各种卑劣的念头。她想把这封信撕了，或将信里的情意绵绵的内容换成某种刻板恶毒的语言，达到伤害尤丽的目的，好让她憎恨周天。又或者……总之，童小建想了很多鬼主意，但这些主意到最后没一样实施。她做不出来，从小到大，她从没做过对不起周天的事，一想到周天那双纯净的眼睛，想到他对自己的信任，她就无法做出背叛他的举动来。最后，童小建只是将那封信放在地板上狠狠踩了两下，然后极不情愿地当起了周天的邮递员。

童小建之所以说周天患的是单相思，是因为他给尤丽写了那么多情书，送了那么多礼物，可是从来没得到过尤丽的回应，更谈不上青睐。但他仍是痴心不改，继续着他这种在旁人看来非常幼稚可笑的举动，希望总有那么一天，白天鹅会回眸，对自己一笑。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童小建不敢告诉周天，关于他写给尤丽的那些信和准备的礼物的最终去向。其实，每次尤丽收到信和礼物，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送回去吧，要不我会扔了。”她不能想象，如果周天知道尤丽对他是一种态度，一向被父母娇惯宠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他能否受得了。所以，

—❖—

为了照顾周天的面子和自尊，每次，当童小建听到尤丽说“要不我会扔了”，便赶紧自动把这些东西带了回来，当然，不是带给周天，而是带回了自已房间的抽屉。

高三上学期，一个人的出现，终于让周天停止了这种狂热而幼稚的举动。9月1日开学那天，尤丽在众目睽睽下和一位男生手挽着手回到了学校。男生长得很帅气，且彪悍。那天他穿着一套短装球衣，球衣背心后面印着“石化学院”几个字样。安顿好尤丽，他直接来到班里找到周天，叫周天去操场谈话。事后童小建得知那天他对周天说了这样两句话：

“我叫雷震宇，尤丽的男朋友。以后你给我安静点，少骚扰尤丽，要不你的生活将会很麻烦！”

周天一脸沮丧地将雷震宇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童小建，希望童小建能有好的点子。

末了，周天再补充一句：“我叫人查过了，这小子是石化学院数学系的，听说有黑社会背景。”

童小建一听，心里马上紧张起来，她想到了传说中的那些黑社会报复杀人的血腥恐怖场面。因为担心周天受伤害，她一下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以后别为尤丽浪费时间了，她不值得你这样做。你送给她的东西她一样都没要，连信都没看就退回来了。”

周天一听，急了：“怎么，全退回来了？退回哪里了？”看着周天的表情，童小建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但也无法改口了，她小声地说：“我拿回家，锁在抽屉里了。”

周天脸色陡变，气恼交加：“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你为什么自作主张！”

周天气得连连跺脚，脖子胀得通红。童小建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不敢再搭话，准备接受周天的狂轰滥炸。但周天只是责怪了她一句，便再也没有说什么。虽然他很恼童小建自作主张，但他也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正如童小建了解周天一样，在某些方面，周天同样也了解童小建。

因为尤丽男朋友的出现，周天的脸阴沉了好些日子，同时变得少言寡语。两个月后，当他恢复正常，他再也不提尤丽的名字。童小建松了口气，以为周天终于走出来了。谁知，事隔三年多，周天居然还是忘不了她，居然要去找她。一想到一会儿周天见着尤丽，对她目不转睛，脉脉含情，童小建的心，就像打翻了一百只醋缸，酸得无法形容。

第二章

1

在弯弯的山路上胡思乱想了两个多小时，童小建和周天终于到达金沙镇。一下车，原本不说话的周天马上变得七嘴八舌：“你知道尤丽妈妈的档口在哪里吗？听说她是卖水果的，找到尤丽妈妈，就可以找到尤丽了。”

“废话，我怎么会不知道尤丽妈妈的档口在哪里。”童小建冷冷地说。

周天永远不会知道，自从高二那年童小建发现他对尤丽一见钟情，自从她知道尤丽同样也来自金沙镇，她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对金沙镇——这个自己的故乡做了详尽的了解，当然，主要了解的是尤丽在金沙镇走过的足迹。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以农业为主先天条件并不好的，外表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小镇，怎么会孕育出尤丽这种勾魂夺魄的女子。而她，童小建，同样也是来自金沙镇，为什么老天却让她长得如此普通，可以让周天当她不存在一样视而不见。童小建当年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尤丽的妈妈是卖水果的，卖水果的自然吃的水果多，水果美容，尤丽的天生丽质是吃出来。于是，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童小建开始狂吃水果，希望可以吃出一张水一样的脸皮来。可惜结果事与愿违，水果猛吃，童小建脸上的痘痘依然是猛长。

回忆让人变得郁闷，童小建不说话，快速走路。周天跟在她身后，穿过四五条街，拐了七八个弯，来到一间日用百货店旁。童小建指着斜对面的巷口，对周天说：“诺，前面，那把红色太阳伞下，就是尤丽妈妈的档口。”周天只是看了一眼，便马上闪到童小建身后。

“怎么啦，见着吃人的老虎啦？”童小建不屑地问。

周天有些结巴：“旁边有个女孩，不知是不是……是不是尤丽。”

童小建揶揄他：“尤丽在那，好事啊，这不正合你的心意吗，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见她嘛。”

童小建一边说一边用手拉周天：“出来，出来，出来去见尤丽。”

周天拨开童小建的手：“急什么呀，等我再想想。”

— 0 —

“好，那你想好了再说吧。”童小建赌气地一屁股坐在屋檐下。

童小建心里有气，她气周天，到了金沙镇还不把来见尤丽的原因告诉她。不说就不说呗，最好什么都不要告诉我，免得本小姐我心烦，哼！

童小建气呼呼地坐着。周天十指相搓，不断踢着地上的小石子，他在想着应该怎样去见尤丽，怎样才能达到自己此行的目的。这个问题对心性单纯、涉世未深的他来说，实在太难了。他想了好一会儿，越想脑筋越乱，最后，他不得不把这个问题交给童小建。他一把揪住童小建的胳膊：“兄弟，快起来，帮我想个借口去见尤丽。”

童小建将头别过一边去，看也不看周天：“去去去，自己想去就去得了。我已把你带到目的地，任务完成了。”

“完成什么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周天捉住童小建不放。

“好好好，你先放开我。坐下说话。”童小建不耐烦地说，掰开周天的手。

周天放开童小建，看了看她坐的地方，皱了皱眉，刚想说好脏，但他看了看童小建的脸色，知道这会儿不能挑三拣四，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现在应该说了吧，为什么来找尤丽？总不是一百几十公里奔过来，只为蹲在这里偷偷看她一眼吧？”童小建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枯枝，扫着脚趾前的泥沙，侧脸对着周天。

“听说她现在生活得很艰难，我给她……给她拿了些钱过来。”周天有些不好意思。

童小建一听，心里又来了气：“哎哟，站在我眼前的原来是个救世主呢，我现在生活也很困难啊，怎么不见有人拿些钱过来周济一下呢？”

“你别说得酸溜溜的好不好？你有困难，怎么不对我说呢，你如果对我说，我会不帮你吗？”

“那尤丽对你说了吗？”

“那……那倒没有。可是，可是你怎么能和尤丽相比呢？你起码还有爸，你爸有工资领。尤丽她老早就没爸了，她妈也没工作。”

“得了，全天下就你最有同情心，行了吧。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人家不是还有男朋友吗？人家的男朋友威风八面的，什么时候轮到你周天奉献爱心了？”

“雷震宇坐牢了。”周天忽然淡淡地说。

“什么？雷震宇坐牢了？怎么会这样？！”童小建再度惊呼起来。

“嘘——小声点，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给人家听到可不大好。”周天

压低嗓门，“听说犯了抢劫罪，被捉起来了，可能要坐十年八年。”

“雷震宇居然去抢劫？看不出这家伙有这么坏啊？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听说是因为尤丽怀孕了，他想弄些钱让她生活得好一些。雷震宇家里很穷，毕业后他也没找到工作。”

“可是，尤丽她还没毕业啊，难道她想做个未婚妈妈？”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前一段时间开始，她开始常常旷课。就算学校不开除她，她自己可能也不想上学了。”

“哦——”

童小建长长地叹了口气，目光不自觉地投向对面那把红色的太阳伞。强烈的好奇掩盖了她对尤丽的妒忌，她忽然很想看看尤丽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一个怀孕的大三女生究竟是怎么样的，和那些正常怀孕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她想了想，对周天说：“我们就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去买水果，然后，趁尤丽不注意，你把钱塞进她脚下的水果箱就可以了。”

“这行吗？万一尤丽没发现，被顾客拿走了呢？”周天有些狐疑。

“不会的，客人一般只会挑摊上的水果，不会要箱子里的，就算要箱子里的，也要经过档主的手。”

“看你说得熟行熟路的，好像很了解的样子。”周天半信半疑。

“那当然，你别忘了，我帮我姨妈摆过地摊。”童小建胸有成竹。

“哦，我想起来了，高三那年暑假，高考落榜后你离家出走……”

周天还想说什么，童小建粗暴地打断了他：“越扯越远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见尤丽？！”

“好好好，不提你的伤心史了，我把钱给你，你看着办吧。”周天一边说一边把手插向裤袋。

“哎哟……惨了！”周天惊叫着翻出了裤袋。

“你的裤袋被割了！”这回轮到童小建发出惊呼。

“小偷！”两人同时叫起来。

“被偷了多少？”童小建着急地问。

“一千多。”周天沮丧地说。

“天哪，够我三个月的工资了！”童小建心痛得直跺脚，恨得牙痒痒：“好你个周天，我认识你21年了，同一道楼梯长大的，整天对我称兄道弟，从不见你给过我一毛钱，对尤丽倒好，一出手就是一千多，你真够哥们儿的了！”

“好了，好了，回去后我给你两千，行了吧？”

“真的？”童小建疑狐疑地问。她太穷了，穷到外出的时候口袋里从来不超过五十块钱，两千这组从天而降的数字像雷一样击中了她，以致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是真的，我周天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哪来这么多钱？不会问你爸要吧？”

“用一两千块钱，还不至于向我爸开口。”周天有点得意，一下子丢掉刚刚被偷的不快：“我有个存折，里面还有三万多，压岁钱，属我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我自由支配。”周天有些忘形，这种忘形甚至短暂地让他忘了尤丽。

“这么多呀，我打十年工也攒不来这个数啊！”童小建连连叹息：“穷单位和富单位果然不同啊，听说你们那里最普通的职工，在银行的存款也不少于五十万，你们宿舍大院里的小车已经超过了五百辆，是吗？”

周天本想顺着童小建的说话继续吹下去，吹吹作为一名供电局子女的自豪感，可他看了看童小建的脸色，又感觉到有些不对，于是连忙改口说：“首先声明啊，我不是摆阔，我只是想叫你放心，我说过的话会算数的，说过给你两千我一定会给你两千。”

“切，谁稀罕你两千块钱啊，不明不白的，就算真心给我，我也不要，何况你并不是真心的呢。”

“我怎么不是真心的啦？”

“.....”

“好了好了，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么无聊的问题了，你叫我陪你来金沙镇，不是想叫我来和你吵架的吧？”童小建将目光投向对面的红色太阳伞：“如果你不想办事就算了，我自己一个人搭车回去好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周天赶紧拉住了童小建的胳膊：“谁说我不想办事啦，咱这就去，这就去。”

刚走了两步，周天就愁眉苦脸地转了回来：“去了有屁用啊，一分钱也没有了。”

童小建扳回他的胳膊，从牛仔背包里掏出一把散钞：“诺，我这里还有几十块钱，暂时借你用一用。”

周天看了一眼那把零零碎碎的人民币，口气很不屑：“这点碎钱，有什么用。”

童小建恼了，将手心里的钱一把收了回来：“不要拉倒，我难道还求

你要钱啊？我告诉你，我这钱是要收利息的，高利，别人用，87块本金每天收四块七，你周天用的话，一次加收187，一分不少！”

周天不识时务，依旧嬉皮笑脸：“嘿嘿，87，你不说我以为有78呢。”

童小建这次真的恼了，二话没说，转身走人。

周天快步追了上去，拽住童小建：“钱，你给我的钱呢？”

童小建用力甩开他：“你不是很有钱吗，要我那点碎钱干吗？”末了再恶狠狠地补上一句：“一把火烧了也不给你。”

“别烧，别烧，好姑奶奶，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给你高利还不行吗？”周天又开始软磨硬泡，好话说尽，可是童小建就是不肯往回走。最后，童小建被弄得不耐烦了，把钱扔在地上：“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又继续往前走，无论周天再怎么央求，就是不肯回头。没办法，周天只好灰头灰脸地拿了钱，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向尤丽妈妈的档口走去。

2

周天攥着一把碎钞，磨磨蹭蹭地走着，心里没一点主意，长这么大，他从没办过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要去见一个未婚先孕的女生和她的家长，且这个女生一直是自己的梦中情人。他想不出怎么开口，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对尤丽的关心而又不至于被怀疑。尤丽离开学校已有三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他一直没见过他，他想象不出她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他在街上见过很多大肚婆，这些大肚婆身边大多都有一个男人，男人牵着重手，一副关怀备至的样子。雷震宇，周天不由自主地又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和尤丽的亲密关系，还有自己写给尤丽的那些情书，他一下子又非常痛恨自己，恨自己窝囊。这个女孩，不，应该说是女人，关我什么事呢，童小建说得对，她是雷震宇的女人，她现在怀了雷震宇的骨肉。撇开两性关系不谈，最重要的是，她自此至终喜欢的都是雷震宇，从来没青睐过他周天。想到这些，周天便觉自己窝囊至极，他很想停止前进的脚步，可是一想到尤丽那张美丽的略带抑郁的脸，他便无法抑止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看上去淡淡的，它可以让周天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热烈的，它让周天无数个夜晚失眠。它无关物质，无关肉体，只来自精神，因而具有不可抗性，让人难以自拔。

周天神思恍惚，不知不觉来到了尤妈妈的档口，猛然抬头，发现一把红色的太阳伞就罩在头顶，尤妈妈正满脸堆笑地看着他。周天吓了一跳，